

套河的秋色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专门描绘河套儿女在农、牧业学大寨运动中火热斗争的小说散文集。自治区的专业作者和河套地区的业余作者，以生动的笔触，反映了巴盟人民的英雄气概，描绘了八百里金川的崭新风貌。尤其那数量可观的农民作者的作品，写得别致风趣，朴实清新，生活气息很浓，读后不仅使人耳目一新，而且看到一支很有希望的新兴创作队伍在茁壮成长。

金 色 的 河 套

巴彦淖尔盟文化局 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90千 插页：2

1978年4月第一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400册

一书号：10089·131 每册：0.63元

目 录

姐妹·····	社员	王金良(1)
翻翻生炉·····	社员	崔凤鸣(10)
把关·····	社员	杨志今(22)
齐齐花花和成成·····	社员	马聚兴(28)
家·····	社员	刘玉涛(36)
估不透·····	社员	侯三毛(47)
老亲家会百·····	社员	崔凤鸣(55)
一个心眼·····	社员	潘现绿(59)
一张难记的工分卡·····	李 樾	(62)
马背上三个不眠的夜晚·····	冯苓植	白文义(70)
月牙弯弯·····	晓 村	(91)
洞房新话·····	闫继拴	(108)
深长的忆念·····	张长弓	(115)
金色的河套·····	李廷舫	(130)
房东·····	李子恩	(140)
日出·····	汜成荫	(152)
车满大迈·····	郭兆兴	(162)
草尻喷绿·····	杨若飞 周 斌 李廷舫 李子恩	(168)
当代愚公的纪事·····	温小钰	(173)
金川喷香·····	郝祯华	(189)

老突击队长.....	单学文(194)
琴声.....	李若敏(200)
河套红柳.....	段祥武(205)
沙枣赋.....	克冰(209)
报春花.....	方小翔(217)
余太金泉.....	杉木东城(229)
采风.....	许淇(237)

姐 妹

社员 王金良

“姐姐！”

“哟，妹妹！”

姐妹俩喜相逢了。罩着白围裙的姐姐，惊喜地拉着妹妹的手，妹妹也紧紧地握着姐姐的手，用力地摇着，四只眼睛互相端详着，那个亲热劲呀，好象多少年没见似的。

半天，姐姐开口了：“你咋想起来这儿的呀？”

妹妹笑着说：“想你想的不行，专门来耗你的呀。咋？不欢迎？”

“你呀！”姐姐也笑了，说：“快三十的人了，当了妈妈了，那脾气还是一点没改，咱就象刀子一样。我是说，现在正是大忙季节，哪有闲空走亲戚，你保险是路过吧？”说着就往外拉妹妹，“走哇，先回家叨拉叨拉，要不，你一阵又走了。”

妹妹摆摆手说：“这回你可没说对。等你喂完猪，咱再怏怏叨拉，不忙。”说着担起猪食桶。

姐姐忙说：“看你这毛躁劲儿，这猪食还没细细搅拌哪！”

这姐妹俩在这方圆十几里的村子里，不知边的人很少，就是没有见过面，听名字也听熟了。姐姐秀梅，妹妹二梅，过去在娘家时，都是有名的铁姑娘，姐妹俩带领一支铁姑娘队，把队里搞得热火朝天，顶得上一邦壮后生。

后来，姐姐结婚了，来到这沙窝村，没几年妹妹也出嫁了，去了离这儿十五里的跃进大队。那时，村里人都惋惜地说：“这回把咱队的两员虎将走了。”有人竟抱怨村里的小伙子没本事，不能把姐妹俩留住，哪怕留下一个也好哇。

姐妹俩一直忒忒很好，从没吵过咀。可是俩人的性格却不大一样。姐姐不好多说话，举止文诤端庄，办事稳重老练，认准一条路，非走到头不可。妹妹呢？咀巴伶俐，好动不好静，办事象个毛头小伙子，总得有人接后手才行。尽管这样，姐妹却配合得很好。姐姐喜欢妹妹的泼辣劲，妹妹佩服姐姐有主见。可是自两人先后结婚离开娘家以后，忒忒就疏远了，妹妹对姐姐也不那么佩服了，多多少少还有点不满。

引起妹妹不满的原因，就在姐姐当了猪场饲养员。

有一次，妹妹来了，看见姐姐提着个猪食桶，围着猪圈转，就心烦了，皱皱眉头说：“你就这样到站下车啦？”

姐姐一个愣怔，不解地问：“你说我咋啦？”

妹妹语气相当激烈：“你自己还不知边，那时老队长送你出来，你还说，结婚到了婆家也要好好干，保持铁姑娘队的作风，可是你现在揽下这个哩哩啦啦的营生，能搞出个甚名堂？”

“噢，原来妹妹对自己存有这样的看法！”姐姐感觉到：妹妹不仅对养猪这一行有点轻视，而且还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点不对头的思想。姐姐耐心地解释说：“养猪这个营生看起来不起眼，可也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，猪多肥多粮多，发尸养猪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意义可大哩，不能小看。革命需要咱干甚咱就要干好，要一个心眼想着革命事业。”

妹妹哪能听进去，脖子一拧，说：“这个营生随便找个人就能干。”

姐姐知道妹妹犟住了，也就不再做声。

分手以后，妹妹在婆家的跃进大队，组织起一帮妇女，把娘家那一套作风也带了过去，确实在生产上起了很大作用，后来又当了妇女队长，名声也大起来了。

姐姐呢？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仍然提着猪食桶忙来忙去，实实在在当她的饲养员。

一晃，好几年过去了，姐姐已经有了两个娃娃，妹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姐妹俩都在忙着自己的事，一直很少见面，偶而妹妹开会或者别的事路过一遭，也是打个转身就走。今天，妹妹一大早就赶来，看穿戴也歪歪齐齐的，象个走亲家的样子，姐妹俩能在一起拉呱一阵，当姐姐的还能不高兴吗？

“姐，猪子吃光了，猪食在哪儿呀？”一声呼唤，打断了姐姐的回忆，妹妹提着猪食桶在门前发问。

“在东头房里，我自己来。”姐姐连忙说：“看把你衣服……”

没等话落音，妹妹已经转身走了。妹妹比以前更结实了，也老练得多了，但身上仍然比姐姐多着青春的活泼气息。

喂完猪以后，秀梅招呼妹妹回家坐一阵，妹妹说：“还早呢，先参观参观你们的猪场哇。”

河套的四月正是风和日丽的时节，太阳照得暖洋洋的。坐落在村头的猪场很宽敞，三排猪舍歪歪有致。二梅兴致勃勃地转着，还不时地提出问题来，姐姐告诉她的，都仔仔细细记下来。

姐姐感觉到妹妹变了，不象从前那个毛毛躁躁的二梅了。她参观着猪场，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。

“姐，你们一头猪每天平均多少料？”

姐姐略一思索，回答说：“平均二两多一点。”

这个回答使二梅大失所望。她更不解了。

“姐，你喂的猪怎么这样好哇？”

“好甚了？你给咱提点缺点吧！”

“看，姐姐还谦虚呢。”二梅觉得自己太笨了，这句话没有问到点子上，没套出姐姐的“绝招儿”。急忙改口又问：“你有甚好办法？”

姐姐认真地回答：“这个营生没巧劲，就是自己多辛苦点，操点心就是了。”

这算什么“绝招儿”呢？二梅根本没记在心上。

说话之间，来到了猪舍前，一群滚瓜溜圆的肥猪唏唏哼哼地围过来了，在秀梅的腿上蹭着。秀梅对妹妹说：“你看猪还认人呢，我一过来就围一群。说来好笑，喂这些猪时间长了还真有恁恃呢，上次出售了一批任务猪，我心里空朗朗的，难受了好几天呢，你说好笑不？”

对于这话，二梅随口应了一声也就过去了。姐姐向来是心慈眼软，好动恁恃的。此刻，她的眼睛盯着这群肥猪，脑子里却翻卷着一群干瘦的猪的形子，出神地说：“长得真好，简直和画上画的一样。多会儿我们队的猪喂成这么样子就好啦……”

姐姐冷不防问了一句：“你们队的猪场饲养员是谁？”

“是我……”二梅发觉自己失了口，忙说：“我们那个他大爷。”

姐姐笑了笑，说：“看你结结巴巴的，是秦旺吧？”

妹妹趁势说：“是。”

秦旺是二梅女婿的姑舅大爷，过去姐姐就听说过这个人，今天提起他，姐姐说：“怎么还是他，去年公社开养猪会，公社张书记还点过他的名，说他去年养猪不负责，把猪喂得不成样子。”

说起秦旺来妹妹的气头不打一处来。秦旺这个人一贯又奸又猾，两只小眼专眨便宜。前年队里办猪场，他拍着脯子报名当饲养员，可是喂了一年，饲料糟蹋了不少，猪也喂瘦了，他自己家里却喂起两口大肥猪。

今年是抓纲治国的重要一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全县上下一股劲儿，决心今年迨成大茬县。二梅的队里也是找差距，订措施，大家的情绪高极了，提出了响亮口号：粮过黄河猪上纲。可是跽在会场黑晃沓的秦旺却说：“咱们的猪可上不了纲要，又缺饲料，又不长，我看要么大舅增加精饲料，要不哇，就干脆把猪场拆散。若是今年再死上几口，我可负不了责任！”二梅一听，火冒三丈，当场就呛了他几句，揭了他又想捞便宜的底儿。如今提起这事，她心里还有气呢！

姐姐挣挣地听了二梅的叙述，问边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”妹妹打了个顿，说：“后来，大伙气坏了，当场批评了他一顿。”

姐姐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样的人，对集体的事业一点都不关心，咋能喂好猪。别看这个营生平平淡淡的，可也是咱社会主义的一份家业啊！你说是不是？”

妹妹红着脸点了点头。不知咋的，姐姐的话使她想起过去和姐姐的那一场不愉快的谈话，现在她多么想立即向姐姐认欠呀，向她讲明，自己已经改正了错误的看法……

姐姐明亮的眼眸丁着妹妹，说：“看到集体事业受损失，咱能不着急吗？其实，这个营生也不难，只要把心交给社会主义，交给集体，没有干不好的。”

妹妹从姐姐的眼神话语里，感觉到姐姐真正要说的是什麼。姐姐说话时的神气，妹妹真是太熟悉了，过去姐姐每逢要做什么

大事儿总是这样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照得大地发起热来。姐姐说：“等一会儿，我和你谈一个事儿。我先把小猪喂了。”转身进了饲养房，拿出一个黄挎包来。二梅暗自纳闷，喂小猪要挎包做甚？

她跟着姐姐进了猪圈。一头那么大的母猪引着一伙猪儿子过来了，小猪围着母猪又叫又跳，拱着奶头要吃奶，一个个肉乎乎的，可爱极了！二梅数了一遍，惊叹地说：“一窝下了十四个呀！”

姐姐说：“一共下了十五个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！”果然姐姐的脚下还有一个，正在扬着头起劲地叫。

老母猪在向阳的地方舒服地卧下来，那群小家伙一拥而上，争先恐后地抢着吃奶，只见一群小脑袋攒动着，一个个小尾巴摇晃着。奇怪，姐姐脚下的那头小猪却连看也不看，仍然对姐姐叫。二梅走过来，亲昵地拍着小猪脑袋说：“真是小傻瓜，还不找你妈吃奶去。”

姐姐被妹妹这孩子般的动作逗笑了：“它才不傻呢，那边没有它吃的奶。”说罢从挎包里拿出奶瓶来，说，“这小家伙是用奶粉加百胡胡喂大的。”

小猪吃奶粉，妹妹可是第一次听说，她问：“这么大的母猪还没奶？”

“不是没奶，是奶头不够。这老母猪一窝下了十五个，拢共才有十四个奶头，弄得我又是高兴又是愁。后来定猛想起，小孩没奶能喂奶粉，小猪也能，试了一下还真行，我就把小兵的奶瓶拿来啦。”

“那小兵呢？”妹妹急问。

姐姐说：“小兵能吃饭了，不要紧的。”

妹妹看着姐姐手把奶瓶喂小猪的情景，由不住说：“可真费

事。”

“说到费事，是费点事，别看一头小猪，长大了，猪肉不说，还是个小小的肥料加工厂呢！”姐姐的话一字一句，象石头扔进平静的池水一样，在二梅的心里激起了翻卷的浪花。小兵是姐姐钟爱的孩子，从小就缺奶，可是，姐姐为了养活一头小猪，竟然把孩子的奶粉拿来给它吃，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呀！

那小猪吸了两口，又吐出奶咀不吸了。姐姐象哄小孩一样，说：“小东西，快吃哇，今天白粳用完啦。”

妹妹转身去外面从车子上拿下书包，取出一个纸包，一言不发地递给姐姐。姐姐打开一看是白粳，笑着说：“我正为没白粳发愁呢！”

妹妹这回没有笑，不知咋的，眼睛竟有点潮湿了。多好的姐姐呀，为了集体的事业，你实实在在，不声不响地干着，这一圈猪你倾注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呀！

姐姐捏点白粳放在奶瓶里摇了摇，一条腿跪着，把小猪揽在怀里，一只手扶着猪下巴，一只手拿奶瓶子，专注地看着小猪吃奶。微风吹来，掀动着她的头发，这个姿势象一幅生动的画，深深地印在妹妹的脑子里……

眼前的姐姐突然高大起来，从姐姐身上，二梅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猛然间，她觉得这回才学到了真正的东西，摸到了姐姐的底，找到了姐姐之所以喂好猪的“绝招儿”。

这时，妹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一向嘴巴利落的二梅，竟然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：“姐，我向你学习……”

姐姐一愣：“学我的甚？”

妹妹急急地欢声说：“我在队里当了养猪员啦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姐姐有点不相宜。

“真的！”妹妹抿咀笑笑，把住姐姐的肩膀说：“我喂了一个多月的猪啦，可是咋也喂不好，今天是特忌来取经的。”

原来二梅自从那次会上呛了秦旺以后，回去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尸养猪事业的指示，还学了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，就下决心当猪场饲养员。这件事对一般人来说，也没甚希奇的，农田地里十八般手艺都得干，是平常事，可是二梅这个妇女队长自愿改行当饲养员，人们总觉得忌义有点不同。

谁料，自从二梅接了手，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。急性的二梅恨不得一口气把猪吹得肥起来，猛然想到姐姐近年当饲养员很有名，料她一定有不少好经验，于是打定主忌来这里学习一番。临行时想到姐姐的二小子小兵一直缺奶，还专买了二斤白粳。

当然，妹妹并没有忘记以前对姐姐的态度，可是，她相仪姐姐是不会计较的，也许早就忘了，即使没忘，当姐姐的也总是让妹妹的。

临进村时，二梅忽然改变了主忌，决定不把当饲养员的事告诉姐姐，偷偷地把姐姐的手艺学到手，把猪喂好了，再把姐姐叫去一看，她保险大吃一惊。所以姐妹俩见面以后，妹妹绝口不谈自己当饲养员的事。姐姐呢？也没想到这一宗。

现在听二梅这么一说，姐姐热烈地看着妹妹，说：“对，二梅，好好干，只要把心放在这一行，没有干不好的。秦旺那种人不是不会干，是思想不对头！”

妹妹对姐姐深深地点点头。

吃罢饭，妹妹忙着要回去，依依不舍地向姐姐告别，“姐姐，你多会儿去那串呀？”

姐姐爽快地说：“现在就去，咱俩相跟上走。”

妹妹对这忌外的回答有点不仪：“真的？”

“嗯，我思谋了一晌午，”姐姐实实在在地说，“你刚接手，困难肯定不少，常言说‘头三脚难踢’，我帮你参谋参谋。”

妹妹高兴地说：“姐姐，你真是我的好姐姐。”

一阵儿，姐妹俩上路了。田野里的大道上，姐妹俩亲热地交谈着，两个矫健的身形，越走越快，越走越远……

翻 翻 生 炉

社员 崔 凤 鸣

二大娘家二十几岁的闺女翻翻，竟在人山人海的工地上生了个烘炉，“丁丁当当”打起铁来。这事马时就传遍四百里长的总排干呐！

—

说起这事来，先得说说翻翻打铁的根由。

多少年来，河套平圪这块宝地方，有沃无排，不少土地盐碱化了。一九七五年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，十几万英宏河套民工决心象大寨人那样大干社会主义，开上工地打响了疏通一条东西四百里长的总排干的战斗。翻翻打铁的事，正出在这时候。

看吧，东风卷着坝上坝下的红旗，呼啦啦价响，工地喇叭里不断播放华国锋同志在全农会议上所作的“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”的报告和一篇篇激动人心的报边。大汭当中高悬一条米数宽的标语，写的是一行窗口大的字：“坚决疏通总排干，尽快普及大寨县！”

在一杆红旗下，一个闺女甩起辫子，正抡着一把大锤“当当”地往下砸，这闺女就是翻翻。她长着一张放光的红元脸儿，穿一件绿毛衣，一朵红梅艳艳地亮在脯子上。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跣在地

上给她掌钢鏊，这是她们大队的老支书。两个人都被这热扑扑的学大寨场面激动着，一老一少由不住干着还谈着……

这时，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匆匆向他们走过来，一见面就喊：“大叔，柳树湾大队的支书找你呐，说是商舅烘炉打鏊的事。”这人是翻翻的哥哥铁柱，队里的作业组长。

老支书答应着走了。铁柱忙跪在地上继续掌钢鏊。兄妹俩配合得很顺当，翻翻锤起锤落，一块块冻土被打开了，铁柱手里的鏊子也便打秃了。翻翻赶快提着秃鏊一溜小跑来到了铁匠炉。大跃进确实又来了，她怎么能怗怗吞吞啊！

小小的铁匠棚里，挤了满满一伙子人。人虽多，但是比起排干沟里的热火劲儿差远了。人们有的叼着烟袋巴搭，有的搓着手转悠，有的望着铁匠那怗悠悠的劲头出粗气。整个棚里的空气显得特别沉闷。

翻翻望着发了黑的炉火炭，闪动着大眼珠，忙着帮铁匠拉风箱。铁匠见翻翻动了手，赶忙阻拦说：“搁着我来吧！”翻翻朝他笑了笑，风箱杆拉得更欢了。火苗呼呼地从瓮片下扑上来，越蹿越高，炉火红了。十几双眼睛，望望炉火，望望翻翻，个个脸上挂起了笑容。

翻翻只见炉上烧着一根钢鏊，那铁匠直等到烧红这根，打好了，再来烧一根。翻翻就说：“樊师傅，一根一根地打太怗了吧？”

翻翻的提议正合大家的心思。有人马上赞成说：“樊师傅，加几根一起来吧。”

又一个说：“这么打，那阵儿才能等上呀！”

樊铁匠棱起眼眈眈正拉得起劲的翻翻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怗点拉，火急了。”

翻翻想着氽里有多少人等着用鏊，又见铁匠还是老牛筋样子，便拿起几根秃鏊就要往火上放，樊铁匠身子一转，挡住翻翻，气哼哼地说：“干甚？”

“快点！”

樊铁匠冷冷地说：“闺女家不要说那不腰痛的话！”

翻翻憋不住了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樊师傅，一次烧五根我看满行。”

“这是句在行的话。”不知谁小声接了一句。

樊铁匠钉住手里的长把钳子，翻了阵白眼，溅着唾沫星子说：“在行？好啊，谁在行谁来！”说完伸着钳把要翻翻接。

樊铁匠是个实裕中农。合作化那年，他突然学开了手艺。他三十好几才学这营生，又不肯费工跟师傅。在他还不会打家具的时候，来了人就总是先开口搞价钱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送他个名字，叫他“烦师傅”，他都不理会，还对几个着近的人说：“柴担水担，挣了钱就是好汉。”总排干开工时，他就主张开炉为队里挣钱，其实是想捞一笔大补助。翻翻把这事放到政治夜校上一讨论，大家说：“十几万民工集中到总排干会战，为普及大洼县而奋斗，我们队出个人生炉是应该的。所以决定每天给樊铁匠记十五分工，别的社队来打工具，一分钱不收。樊铁匠的主意给捏塌了，一肚子气没处说。如今又见翻翻来指指拨拨，就伸着钳把要她接。知边翻翻没有金刚钻，不敢揽他这瓷口活儿。

有人见铁匠甩了手，急了，怕他一走，秃鏊更难抓拿，忙劝边：“樊师傅，这闺女也是心急才说这话，快不要计较，咋顺手你就咋打哇！”

翻翻却冲着樊铁匠说：“咋顺手咋打？那不行呀，要顾大家顺手。”

一听翻翻还说这话，樊铁匠气得在砧子上“当当”敲着钳子头：“你们听听，这还是个话？”说着就把炉里仅有的一根鏊用钳子夹出来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扔到垓晃沓里，摆着手怏怏往后退着说：“罢罢罢，我干不了，你能你干！”说完，一拍屁股就走了。

人们望着让樊铁匠的行动激怒了的翻翻，用安慰的话议论开了。

“这人还是旧脑筋，人家大干快上普及大衺县，他还打他的小标盘。”

“可不，我前天来打鏊，他就是磨洋工，夜里我来了，他就来神了，当啷当啷的。”

“咋地那时辰来神呀？”

那人气忿地说：“偷偷挣钱填腰包呗！”

一个后生火了，扣上棉衣扣子叫迈：“走，我们不用他打啦！”

翻翻说：“别走。”

一个中年汉子说：“可叫谁打呢？”

翻翻扬扬手说：“大家不要急。”说着棉袄一脱，挽了挽绿毛衣的袖子，那朵艳艳的红梅立刻亮在人们的眼前。她提高嗓门对大家说：

“我来！”

人们惊喜地看着她。只见翻翻辫子往毡子里一盘，回手把五六根钢鏊一齐放进炉里，利利索索盖上瓮片，然后朝那个小伙子挥了挥手：“给咱拉风箱！”

小伙子愣了愣，一个箭步跨上去，两手紧紧握住了风箱杆。火苗又呼呼地喷吐起来。